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六

仰月軒主人彙次

鴻象部

蟾宮

揚州士人失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出[illegible]西隅遥望百步間有紅暈煒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illegible]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幾[illegible]之齋[illegible]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幾數張皆羅以[illegible]皆女子四五輩綰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illegible]腕組織白錦轉盼一顧士人互[illegible]容袖[illegible]

之錦紋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illegible]
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一人焉如此以寸數[illegible]
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為一女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illegible]
秋時候當知之餘無一語士人遍覩舍中窓壁玲瓏屈[illegible]
婁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瑶林瓊圃蹭近群玉既
情致濃洎不相荅禮揖而辭退諸女皆目送之迨出紅[illegible]
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
宿於旅邸惝疑午境為夢而歷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
宗車駕南巡駐蹕楊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
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之序次無一差易正楊人也於

是悟前春所屆葢蟾宮云

結璘

姮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　歲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圞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姮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姮娥也[illegible]

史氏曰甚哉學之不可已也如是脫吾不覩三餘鮮不[illegible]結璘為姮娥矣向之序姮娥事者無慮數十家即[illegible]春花非捕虛捉影乎吾而後愈知勉夫學矣

藻如

金匙誌

李氏一子未娶毋見美女子往來其家遂與肥狎時對床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來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往吾家乎郎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甚都遂與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臺玉砌列屋佳麗氣候和淑不分晝夜時時縱遊它所見珠毬錯雜綺爛五色懸挂椽楣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為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欄女指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如悟私自懼曰我在此國樂當新歲節不能拜父母上壽得無貽二親之念乎女已

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留矣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耳乃命酌酒別取小襆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秘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是人間然後為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覺耳傍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御其袪生憶女教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懷中所餘只有一物忽聞市聲嘈嘈足已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然空子一身茫然無計啟襆視之唯金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附歸建昌家人相見悲喜交集[illegible]

之已數月矣

魏耽女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垂至耽前衣紫珮金黑而鬚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壻耽不敢阻請曰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日遂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圃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圃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用知之圃人固請耽因告之圃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珮金者及期而至圃人復突

入㻸金者見之趍下再拜閹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柰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閹人輒升堂而坐召㻸金者坐命酒閹人於大沙鑼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棒折而嚼之乃以沙鑼飲㻸金者㻸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它辭閹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閹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脩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矣請無它慮言訖而去

靈光夜遊錄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岩乩山水天曆間卜居鑑湖

之瀨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遊賞不絕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櫓風帆浪息聽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江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漁叟耕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于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

色時聞漁歌菱唱恍惚在淵渚之間令言獨臥舟中仰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亙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玉之引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

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月如玉田湛湛琪花瑶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隱其下鳥鵲群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illegible]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披氷綃之衣曳霜紈之帔帶翠鳳步摇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行至岸側顧謂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言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之誠約又昧平生何以宥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雖得而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名久積德將有識梱鄉傳之於世耳乃請令言登岸入門行[illegible]

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後有一閣題曰靈光之閣閣內設雲母屛鋪玉華簟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鈎挂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麝之氣芬芬滿室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世人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人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下土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神宮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一聞以釋疑慮仙娥乃低首斂躬端肅而致詞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禀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氓好誕妄傳七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

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名部之書鼓其波者若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唱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強詞巧辯無以自明鄙句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來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褻侮神靈罔知忌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言問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亦誤矣然如姮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夢后土靈仇之事湘靈冥會之詩果有

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憮然曰姮娥者月宮仙女后羿[illegible]秪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山實佑之而湘靈者堯之女舜之妃也是皆賢聖之倫貞烈之輩烏有如世俗所謂弐迷若上元之降封涉麻姑之過方平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遇文簫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有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詩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沌之際開闢之初既以具矣豈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獨宿儗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高唐賦之謬後之人輒指為房帷之一褻譬之衽席之歡慢神瀆天莫

此為甚湘君夫人賢聖之裔李群玉者果何人斯敢以淫奔之詞混於黃靈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敢指斥則天之惡故借名以諷之耳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常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欲界諸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欲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述鄙猥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鄉至世為一白之[illegible]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又受黃口之讒青蠅之玷[illegible][illegible]

又問曰世俗之多誣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詳其僞矣[illegible]

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說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君平乃王府仙曹暫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衆物豈常人可及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而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別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天星漸落鷄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姑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而示焉撫玩移時斂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

不雜日映之瑞氣葱葱而起以塵覆之則自飛揚而去以為帳幄則蚊蚋不敢入以為衣服則雨雪不能濡陰冬御之不必挾纊而附火盛夏披之不必納涼而授風矣其春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與語遂輕舟短棹去遊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笥峰下顏貌加澤鬚髮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之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閒步忽着一聲

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騭也相謂曰明辰何[illegible]
樂一日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荅曰赤巖主人嘗[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為縈滯也不如
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何戲曰寺前
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為纖莖長短粗細悉如食筯
君何以敵對曰寺前素為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
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髮每縷仍為七結二
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
俟之是時晴朗巳午間忽有二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須
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頊踣及開霽寺前

槐木劈根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筋子小大洪纖無不相肖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人數萬衆髮悉解散每縷皆為七結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為後來周處海康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乃雷鄉也為神不福況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

用廟為遂秉炬焚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見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豬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駭愕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為群衆共執之曰雷是天上靈物爾為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遂巡復有雷若哀其傷者挾斷股而去然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

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返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
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
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為逐出復往僧室亦為霆
震焚室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
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
即醵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
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為雨師至太和
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
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
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酧

其直焉

葉遷韶

唐葉遷韶信州人也幼歲樵牧避雨於大樹下樹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為樹所夾奮飛不得遷韶取石楔開枝然後得去仍媿謝之約曰來日復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即相應然雷之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嘗於吉州市大醉太守禽而責之欲加楚辱遷韶於庭下大呼雷五時郡中方旱日光猛熾雷震一聲人

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注田原遂足因為遠近所傳游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溢官吏備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鄙以鐵札長二尺立一符於河岸上水湧溢排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或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游好喫葷腥不循道行後不知所之

雷郎

慶曆間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illegible]

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illegible]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顯遝而它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其遂不復見

溝上老翁

昔溝上有一老翁乞食沈約使人日以盛饌供之老翁一旦詣門謂沈曰今晚大雨君當有難可來避之及晚老翁與坐於田家茅簷下大雨果驟至雷電旁午老翁呼曰看霹靂霹靂政從沈下老翁以手急接得之狀如析薪斧頭紅如新出爐鐵也沈拜謝老翁忽不見今霹靂溝是其處

也

歐陽忽雷

唐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鬬嘗為郡將有名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偏前臨大池嘗出雲霧[illegible]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度測水深淺別穿巨壑深廣數是既成引决水盡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二十餘人持弓矢排鏁與雷師戰衣並焦卷形體傷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亦涸竭中得一蛇狀如蠶長四五尺無頭目所刺不傷蠕蠕然具汰鑊油煎亦不死洋鐵汁方焦灼仍杵為粉而服之至盡

人因呼紹為忽雷

蕭氏子

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湖廷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蕩簷宇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窣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欄前有巨梃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擊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覩一鬼極異身盡青傴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為傷於上 帝譴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

祀之俄而雲氣曛晦自室中發出户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氏亦四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

雷神

濟寧大風落一巨人於官道兩手反據而坐其衣袴通聯皆五色非帛非布髮上指而短面赤身長二丈餘見人但開口笑其唇掩目良久赤氣引之而升又徐州大雷降一物如猴鳥喙鳥爪目大而圓身藍赤髮亦赤掖有二肉翅良久疾雷一聲騰躍不見又邳州界溝大雨中下一美女面目韶秀首戴雲文冠雙肉翅四顧而笑一惡少以手撫

之美女怒責之一老農叱止之坐平日風雨被衢而去甚盛

紀内事

陳濟妻

廬林巴丘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氏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着絳色袍彩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出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內於盆中丈夫云兒小未可將去即以絳囊盛之時出與乳乳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來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毋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我也無祈

吕從此乃絕

夏世隆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着黃赤紫之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為大赤蛇[illegible]繞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遥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illegible]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illegible]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晚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illegible]

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事也

西明夫人

進士楊稹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稹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稹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稹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稹之姓氏稹具告所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

族胥游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稍異之曰非鬼物乎對曰吾
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知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
狐狸乎對曰狐狸者佞人也一中其媚禍必能及其世業
功德實利生民其雖不淑焉能荷媚而欲奉禍乎稍曰可
聞姓氏否對曰昔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
統丙十鎮而方穫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illegible]國
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為白[illegible][illegible]
所執今樵童牧豎得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法蘭二羅漢奏請其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公魏武帝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龔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
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財因脩此寺群像既完
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微行佛廟禮陁伽境悉
予謂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帝即命立
西幢遂封其為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肌膚設珊瑚
帳固予形貌於是異生及蛾不復強暴矣積日歌舞絲竹
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禀炎上之烈性
故好聲亂色不置於心其所能者大則鑠金為五兵為鼎
彝鍾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即煨山嶽而燼
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吹玉管駢纖腰

於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款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覿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恥倘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稍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霾晦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豔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群鶴飲恨在雕籠每侵晨請歸稍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壑而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欲使採過之人稱君違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其之生命耳後半年家僮歸告禎

乳毋毋乃潛伏佛榻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illegible]

燈耳因撲滅之後遂絶紅裳者

廣豔異編卷之七

卯月軒主人彙次

宮掖部

周成王

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

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家[illegible]
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十頃嘉禾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鳩鵠各一以王為樊其國使者
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
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蛇洲蜂岑鐵
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
洶湧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鎧泛沸海之時以
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繼蛇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
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十
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

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
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
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机巧變化異形改
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羽毛為衣
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群犀象師子龍
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illegible]屈
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illegible]麗於
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麁亡精代代[illegible]絶故
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榦為桁棟小枝為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

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

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

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先王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

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

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

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

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又有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

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

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

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神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又刪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在

漢武帝拾遺記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illegible]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鈴鑷

以流蘇走如鐘磬動　飛燕後得二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帝一月以金彈彈烏碎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稀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續骨一名都膚形色如櫻桃言出於鞠陵之東以其能接人骨故以為名婦人傳之[illegible]色都麗故又曰都膚也宮人指甲破損輒用接之故宮[illegible]膚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續骨時帝事仙[illegible]中謹甲帳前置玲瓏十寶紫金之爐少君取綵蠶之[illegible]帷之涎靈龜之骨阿紫之丹搗幅羅草和成奇香[illegible]血[illegible]

前輙焼一顆煙繞梁棟間乂之不散其形漸如水文[illegible]之蛟龍魚鼈百怪出沒其間仰視股栗又燃靈音之燭[illegible][illegible]迭奏於火光中不知何術也又有透骨之金大如彈丸[illegible]物近之便成金色帝試以櫃香屑其裹一處置李夫人枕旁詰旦視之皆化為金屑銷之不更變視其枕亦微有金光遂號為金光枕時成武人進上以沙摩捲日之珠以之映日而視則白日無光皎潔若月帝恒言曰日中黑影比月無差初無兎烏之辨也帝每川集宮妃宴會則懸此珠於中庭一庭日色寒於夜月歡飲乂之恒忘白晝一小宮人愛眠當晝起拭目曰如何夜半烏啼如此噢人醉也帝

開口大笑

漢昭帝

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齒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且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

乘也乃命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凄凄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基蕪遺址溝池已平

漢宣帝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

皆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

隋煬帝逸事

煬帝以三月上巳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絙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

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
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廻曲之處
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
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
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坐客取酒飲訖還盃木人
受盃廻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盃船依式自行每到
坐客處例皆如前法並水中安機皆黃袞所造也
帝又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每間十二寶廚
前設五香牀裝以金玉春夏鋪九真象簟秋設鳳綾花褥
冬則裝綿加須彌氈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

飛僊當户地口施機輦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
行去户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開捧幔而升開扇即[illegible]
閣扉亦啟輦駕既出垂閉復常

唐貞觀初昔值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金翠煥爛
光明如晝乃延蕭后與觀樂閱帝謂后曰朕設施孰與隋
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
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illegible]
十餘年妾常侍從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illegible]
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聞[illegible]
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百餘石又[illegible]

内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

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

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

内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

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

其盛

唐睿宗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

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簇之

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

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如蕭長安[illegible]
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
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

明皇雜録

玄宗與貴妃避暑於興慶宮飲宴於靈陰樹下寒甚玄宗
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乃騶虞與豹交而生此獸
大如犬毛碧於黛香聞數里太宗時國人致貢上謂妙[illegible]
貂鼠不啻天壤因名之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illegible]
言芬芳也　沮華
帝又命馬待對為貴妃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illegible]兩層皆有

門户妃將櫛沐啟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妃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至取畢即還門户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妃嬪粧羅龍諸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綵畫木婦人衣服粧飾窮極精妙焉又為帝造酒山撲滿𣵀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内盤中立一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遶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為之花開葉舒以代盤案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盃承之盃受四合

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illegible]

閤門即開有催酒使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盃於[illegible]

復注之酒使乃還閤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illegible]

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illegible]

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illegible]

真數巡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盧則欹中則[illegible]

覆郎曾廟所謂侑坐之器也

帝賜虢國夫人紅水仙花十二盆盆皆七寶金玉所[illegible]

人每夜採其花一斛覆于簾其上詰朝嚴以[illegible]

[illegible]紅水仙

正月十五夜帝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illegible]閩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時邀帝共飲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帝亦置麴精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印記於臂上其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帝於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

石為魚龍鳧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横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廻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覆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黄金為銜組繡為障泥共會於

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

貴妃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啣一書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貴妃起而熟視遂焚香親受之其文曰勑諭係于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恣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宜死人世昇茲諭知貴妃惡其事令宮闈秘之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去

帝自聞祿山反狀心懷疑忌初出幸時貴妃侍女紅桃晨興理粧玉環墜地而響帝聞問曰響者何耶對曰玉環碎

矣帝默然至馬嵬貴妃果遇害

唐穆宗

上於殿前種紅牡丹一朶千葉香氣襲人每夜宮中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間有獲者上令張網宮中遂得數百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比內人用絲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於妝奩其夜開寶廚視金屑玉屑則已皆化為蝶矣有飛龍士韓志和進所雕踏牀其上飾以金銀綵繪置之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志和又於

懐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蠅虎子數百其形皆赤云以所砂喂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舉其曲虎子宛轉盤迴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而退上甚嘉之

唐憲宗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罽藁山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圭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視物神錦衾水蠶絲

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勁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褯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illegible]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然耶即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

金鳳外傳

陳后金鳳者閩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鄉人也父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嬖居起輙與共因得出入卧内其妾陸氏與之私有娠未幾巖卒壻范暉自稱留後陸托於范生一女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入閩攻殺范氏金鳳流落民間巖族人陳匡勝收養之梁開平三年審知封閩王選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八性度寬窕善歌舞通音律審知聞之召為才人特蒙寵倖宮室服御之奉與魯國夫人黃氏比嘗築水晶宮於西湖傍列臺榭洄迴十餘里金鳳時[illegible]

駕從子城複道中出游然不及蕩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妻崔氏陋而淫性復妬搜諸宮人之美者輙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其臂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時金鳳已乞身為尼深自匿故得免次年延翰為周彥琛所弑而延鈞立延鈞審知次子初娶漢主女清遠公主有美色蚤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可意者內侍李倣極譽金鳳姿色超絕延鈞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之為淑妃長興三年延鈞稱帝國號閩改元龍啟進封金鳳為皇后追封其[illegible]父陳巖為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為長樂郡夫人族人[illegible]

臣勝為殿使始築長春宮居之延鈞數於其中為長夜之宴毋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勅宮女數十人擎一杯皆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床擁金鳳與諸宮女裸臥隨意幸之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嬉笑為樂三月上巳延鈞備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禊暢沉射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達於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清音入雲觀者塞道端陽日造彩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

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鬬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為歸郎延鈞有風疾歸郎日侍禁中每夜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歸郎以通於金鳳可殷聰敏有智巧歸郎令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織八龍帳外以延鈞為一龍既成進之極其華靡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

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倣得進及為后倣自矜其功且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橫恣不為己忌金鳳不能堪令可殷諾之延鈞倣聞之怨金鳳負己謀所以奪之寵迺盛飾其妹春燕以進春燕婉媚絕代初入宮年方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大見幸冊為賢妃封倣為皇城使擅愛專席延鈞從此不復御九龍帳矣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就其地造躍龍宮又入為春燕造東華宮皆以珊瑚為桄榔琉璃為檽瓦檀楠為梁棟真珠為簾幙範金為柱礎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用匱不給倣舉薛文傑充國計使文傑巧佞善聚斂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

罪而籍沒其貲被榜棰者胸背分受仍銅斗熨之建州土
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物將求其罪治之光怒帥衆叛
奔吳引吳人攻建州延鈞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
得文傑乃進延鈞不得已送文傑於軍中傑殺之金鳳諷
右省常侍李沺等上言文傑熏九重淫惟揚蕩户膏脂天
怒人怨禍亂旦夕皆由李妃與倣為戎首令文傑就誅妃
倣不宜在上左右延鈞意猶豫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
翰林學士承旨韓偓弘文館學士王倜右補闕崔道融吏
部郎中夏侯淑等觀燈賜宴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
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

夢魂遥延鈞為之動因返駕長春宮李倣知人心异已不自安私與春燕畫全身之策以太子繼鵬與匡勝有隙乃言春燕之美於繼鵬繼鵬入宮問病遇春燕於前廡悅之就所居蒸焉匡勝聞而白其事延鈞大怒與次子繼韜謀殺繼鵬繼鵬懼與李倣圖之適醫工陳究從宮中出言延鈞病不起倣遂令壯士先殺李可殷於家質明金鳳訴之延鈞強起視朝詰可殷死狀倣聞驚惶適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延鈞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繼韜及金鳳歸郎皆遇害於是繼鵬即帝位改永和二年為通文元年立春燕為皇后以李倣判

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

繼鵬嬖春燕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

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棄之繼鵬不聽翹復上

書極爭繼鵬批其紙尾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

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老永泰

梁國竟廢春燕好巫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霄以左道見

委事無大小皆決焉紫霄言紫薇星臨後宮教繼鵬[illegible]

紫薇宮為春燕遊幸之所土木之盛倍於東華又[illegible]

臺三層於城中括民間黃金數千觔鑄寶皇大帝元始天[illegible]

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十觔[illegible]

鄭寄春燕

諸後宮作樂其下晝夜不輟謂為繼鵬延年永祚而[illegible]
亡忌國人醜之後紫霄事敗被劾倣亦以異志見殺春[illegible]
之寵寖衰繼鵬徙居長春宮夜坐忽忽不樂微聞悲泣聲
漸近彷彿見金鳳卿哀至前而歸郎李可殷陳匡勝自宮
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百人繼鵬大驚趍而避之冇頃宮
中火起紫薇東華躍龍諸處頃戍灰燼繼鵬疑控雀都將
連重遇縱火將加誅重遇懼夜半統軍圍長春宮繼鵬挾
春燕走出門衛士斬關出奔吹梧桐嶺追兵至執繼鵬歸
随莊絲殺之春燕度不免觸墻死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三
日也塟蓮花山側號康陵先是金鳳與延鈞亦塟是山號

惠陵開運中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軍發諸陵墜瑕寶玉金鳳春燕容色如生斫斷血流漬山為之赤後人名其山為胭脂山云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士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磻木瘿藤蘿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

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巧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

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壘

石為堤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

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

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

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

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

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水之

末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柏枝榦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為

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陂循壽山而西移

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
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
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
櫃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
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
皆温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
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植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
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緑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
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
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桷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

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

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石
道之中東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
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
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不若伺僂趨
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悉與賜號守吏以奎
章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
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
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
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
月窟蟠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illegible]

風門雷穴玉秀玉膏寶蚪雲巢原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渙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與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於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於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

宋真宗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
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
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
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
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
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荅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
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
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
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

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君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